

近日,“赓续岭南文脉,再谱广州新韵——梁风莲新作研讨会”在广州花城文学
院举办,出席会议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围绕梁风莲新作——长篇小说《大运行》和散文
集《广州之书》阐发读后感,还探讨了关于广州文学书写的新可能。近日,梁风莲接
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写广州: 没有认同,何来热爱?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图/受访者提供



研讨会现场

“学者型作家”与“作家型学者”

羊城晚报:同时写两部作品,一部散文,一部小说,两种体裁的写作感受有什么不同?

梁风莲:艺术是人生的平行世界,散文承载作者的平行情感,小说讲述世界的平行故事。我这次出版的《广州之书》是一部散文集,《大运行》是一部长篇小说,相同之处在于,都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积累。几十篇散文,前前后后也要攒好几年。不同之处在于,散文是非虚构的,是被动地记录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真实的情绪反应;小说是虚构的,是主动地在真实世界中创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社会空间。散文考验的是你的敏感度,长篇小说全面挑战你,包括对人性的透视、情感的独特体验,还有人物、情节的驾驭和语言、结构等方面的组织能力。

羊城晚报:您也进行学术研究——这么多领域多文体写作,对于文学创作来说,会不会带来混杂或干扰?

梁风莲:“跨界”应该不会给我带来干扰,对我来说,学术研究、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都是一样的,目的也是一样的——去发现成长及其背后的故事,去认识、去理解对象的方式也是综合的:作为表象的世界,理性超越时空,规律主宰运行;作为意志的世界,外在呈现千变万化、丰富多彩、活色生香。不同的领域,偏重的角度不同。文学创作时偏向“学者型作家”,学术研究时是“作家型学者”。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在坚持走的一条路: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更多的哲理,在学术研究中赋予更多的情感。



梁风莲,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一级作家。

“为广州代言”源于血脉的文化基因

羊城晚报:这部小说和您以往的小说比较,题材和视野更国际化了,这与您这些年的经历有什么关系?

梁风莲:中国与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关系,对于我们这一批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,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读小学是“文革”时期,可以说对世界特别是欧美一无所知;读大学时,赶上改革开放,西方的艺术作品、哲学思潮进入中国,才开始对欧美国家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有初步了解。近些年,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张力在加强,经济、社会的高速发展催生的文化自信,促使我们不再向外看,而是转向内看。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,国际化、全球化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,它将对生活细微的改变带到很多人身边,我们的下一代在世界各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已经不是新鲜事。在《大运行》中,我选择了从经济领域切入国际化潮流,从全球

金融市场一体化到人才的全球流动,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经济起伏给城市带来的体感与共。

羊城晚报:这部小说在您的广州书写系列里处于什么位置?

梁风莲:《大运行》与我广州系列的长篇小说比较,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远离自己。这是一部粤商题材的小说,和我的成长背景基本无关。但为广州代言则是一样的,不仅仅因为生于斯长于斯,更因为祖先在我的血脉中注入的文化基因。时代是洪流,它掀起的巨浪在冲击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时,所激起的浪花是完全不同的,我有幸生活于大时代的广州,我想同时记录时代、城市和人的最新变化,我想探讨一个人的命运向何处去这件事到底谁说了算。

羊城晚报:每年市面上有这么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版,扪心自问,您的写作动机是什么?

广州书写一脉相承

几个共同点:一是环境方面典型的南国特色;二是文化方面浓郁的岭南风情;三是主题方面紧跟时代的脚步,写发生在广州最热点的时代潮流,时代性与地方性的紧密结合是广州书写的最大亮点。

羊城晚报: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要写出一个气韵生动的广州需要具备什么条件?

梁风莲:文化认同是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表达广州时的差异,也是写出一个

回归对文学的信仰

家微观下对性格气质的想象力。小说的核心要素就是情节和人物,结构、语言等都是服务人物与情节的。相对于塑造形象丰满的典型人物来说,讲一个精彩的故事,更容易做到一些。

羊城晚报:当下写作是否已经到了一个“大众化”的时代?

梁风莲:“新大众文艺”概念延续的还是80多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内涵,当然,时代发展也会相应扩展外延,输入新鲜血液。站在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新起点回首80多年历程,令人欣喜的是文艺从来没有被束之高阁。对于任何一种文艺思潮,我们不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观察,十年或者十五年后,或许对其特征认识得更

众议

刘斯奋[作家、评论家]:

时代感加岭南风

《大运行》是一部取材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最新动态的长篇小说,梁风莲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战故事,而是当今商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。重要的是,一代年轻的广州人站在了商业革新潮头,他们有国际化背

景,带领企业融入全球化浪潮,让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焕发全新生机。小说可读性很强,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商业社会的画卷;故事又是发生在广州、香港等地,岭南文化特色浓郁,时代感加岭南风,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大特色。

李哲夫[广州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]:

始终抓住“广州”

梁风莲既是作家又是学者,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,创作和研究相得益彰,相互促进,收获了丰硕的成果,殊为不易。她始终抓住“广州”,以广州为主题、以广州为主体,写文化、研究文化,执着坚守广州文化和广州主题,成果斐然。《大运行》以广州为背景,非常有现代感,而且“好看”。小说中人物众多、线索交错,从开篇祭祖到以祭祖结尾,首尾呼应,叙事逻辑严谨,单就小说的结构把控而言,相当出色。其中塑造的

人物,不仅能够立得住,还个性鲜明,比如具有前卫思维的周广为,他站在整个商业界的前沿、科技界的前沿来思考问题、研究发展,给人的印象很深刻。还有周翼谋、梁家珍、李川弘,他们的经商之道特色鲜明且令人难忘。人物都极具辨识度,包括几位女性角色也刻画得很有性格、很有特点。她的散文语言清新自然,绝不造作,不是端着架子写作,而是娓娓道来,又很善于造境,擅长营造气氛和意韵。

董上德[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]:

粤商精神与情商价值的结合

梁风莲以往的小说主要是以广州城内的故事为主,像《西关小姐》《东山大少》《羊城烟雨》等,可是《大运行》有了明显的突破,她写的是周家三父子的商业故事,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后广州的国际化进程及其高度商业化的蜕变。小说里特别关注到粤商的精神理念——这个理念往往是挂在客厅上的,比如周翼谋的亲家挂的是“躬自厚而薄责”,体现了粤商的修身理念。还有一位粤商客厅挂了一副对联“终日乾乾,使人昭昭”,这是“大运行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密码,为什么叫《大运行》?就是粤商有传统文化的修养,对中

华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意识,才会有这样的格言来作为经营、商业活动的核心理念。周翼谋有一番话,可谓画龙点睛:“做生意就是做事,做事就是做人,大家给你面子,愿意帮你,不是因为你有钱,而是因为你愿意帮人。”这就是情商价值。如果说《大运行》有什么文化密码的话,我认为就是两方面结合——粤商精神与情商价值的结合。这是一部以安徽绩溪周氏与广州梁氏结缘为由头的小说,同时,又是一部侧重写粤商周氏三父子创业进取的报告文学,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,也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。

梁少锋[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]:

为城市立传、立言

为岭南地域文学建立本土化的元素,这是梁风莲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。《大运行》延续了史诗的笔法,以家族的叙事串联城市的百年变迁,将广州的市井烟火、都市风云、改革浪潮融入人物的浮沉里,同时还跨越本土,直到中国香港、北美。小说的叙事节奏感把握得比较好,人物个性

化刻画到位,语言感染力很强,场景的画面感也很生动,由此造就了它的可读性,是可以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的好范本。同样,散文《广州之书》以一种非常灵动的写法,在街头巷尾、四季流变中打捞城市的灵魂,实现了艺术为城市历史立传、文学为城市精神立言的宏愿。

余莉莉[广州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]:

一种与时俱进的创作特质

《大运行》突破了梁风莲以往的创作惯性,将故事拓展到一个更广的领域和地域,甚至融入了商业等多元领域,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作特质。作为地道的广州人,生于斯,长于斯,截然不同在广东奋斗的外来创作者——这些作家的写作多是通过小说来展示个人的人生经历,但梁风莲是通过广州城市肌理的深情描摹,完整地呈现广州的城市风貌与精神。她笔下的广州,无论是人、物还是事,和我们所认识的、生活的城市,

所感知的人和事是一模一样的,是真实的,包括城市景观、风俗民情、人情世故等等,都是将寻常的日子化作文学的书写,非常质朴、亲切,读起来感觉就像漫步于广州这座城市之中。以作家和理论研究学者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,既通过理论研究去梳理广州的精神文脉,又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对广州的脉脉、商脉、人脉、文脉的理论思考和研究,用真挚的情感去描绘广州,为广州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文学形象。

陈超[星海音乐学院人文社科部教授]:

在本土日常和全球视野之间

梁风莲的小说《大运行》是对新商业小说创作的探索,她将广州这座城市的商业气息与原乡叙事相结合,将传统文化的符号标识、叙事模式和现代商业的IPO、资本运作模式相结合,在传统文化叙事和现代商业叙事之间找到了平衡。一方面写西关的街巷、荔湾的传统饮食,一方面又写

天河的开发、现代城市的崛起,让现代城市与传统民俗在同一幅图景中展现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广州图像书写中,她把日常生活审美化、国际化,比如写了很多华人在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里的饮食;与此同时,将国际化交往日常化,在本土日常和全球视野之间寻找到新的叙事方式。

